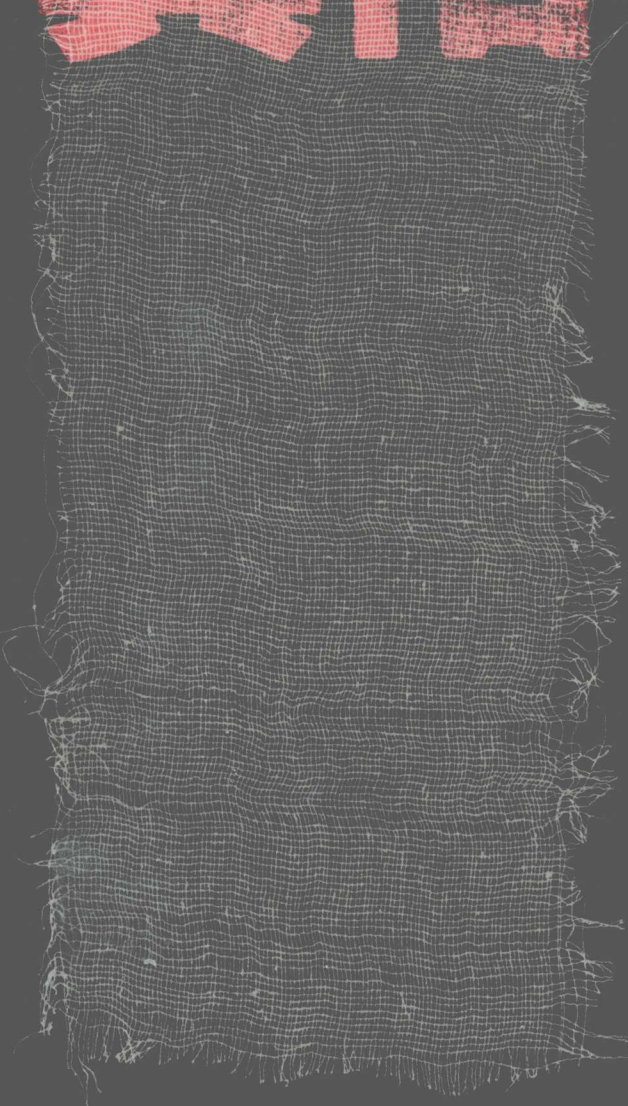


TRUTH
Documentary Investigation
of "Comfort Women"
慰安妇调查纪实
陈庆港

真相





TRUTH
Documentary Investigation
of "Comfort Women"

真相

慰安妇调查纪实

陈庆港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JIANGLIANG WENY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相——慰安妇调查纪实 / 陈庆港 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5399-2633-9 (新纪实丛书)

I. 真... II. 陈...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7806 号

书 名 真相——慰安妇调查纪实

著 者 陈庆港

责任编辑 汪修荣 雷淑容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理工大学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50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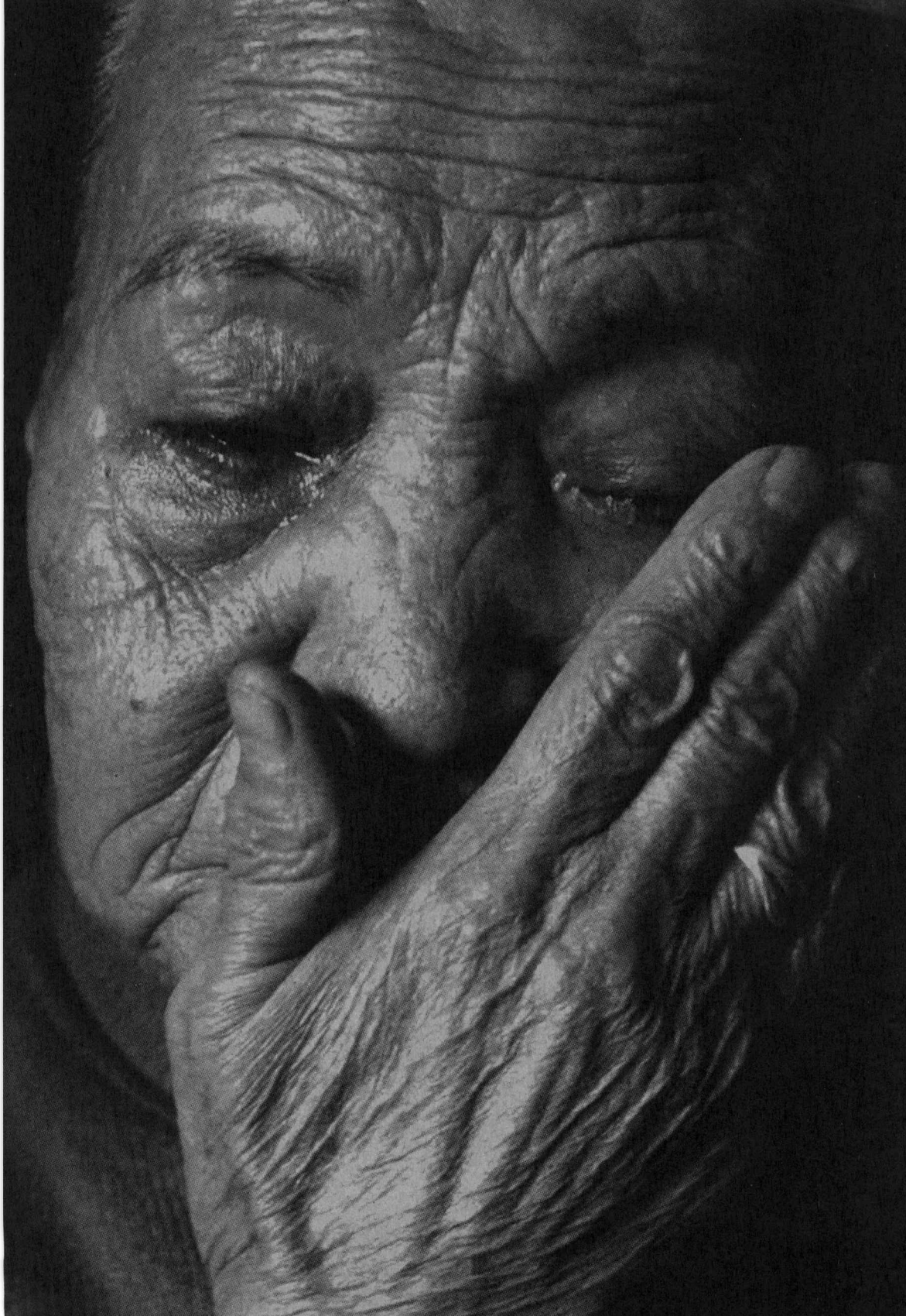
印 张 19.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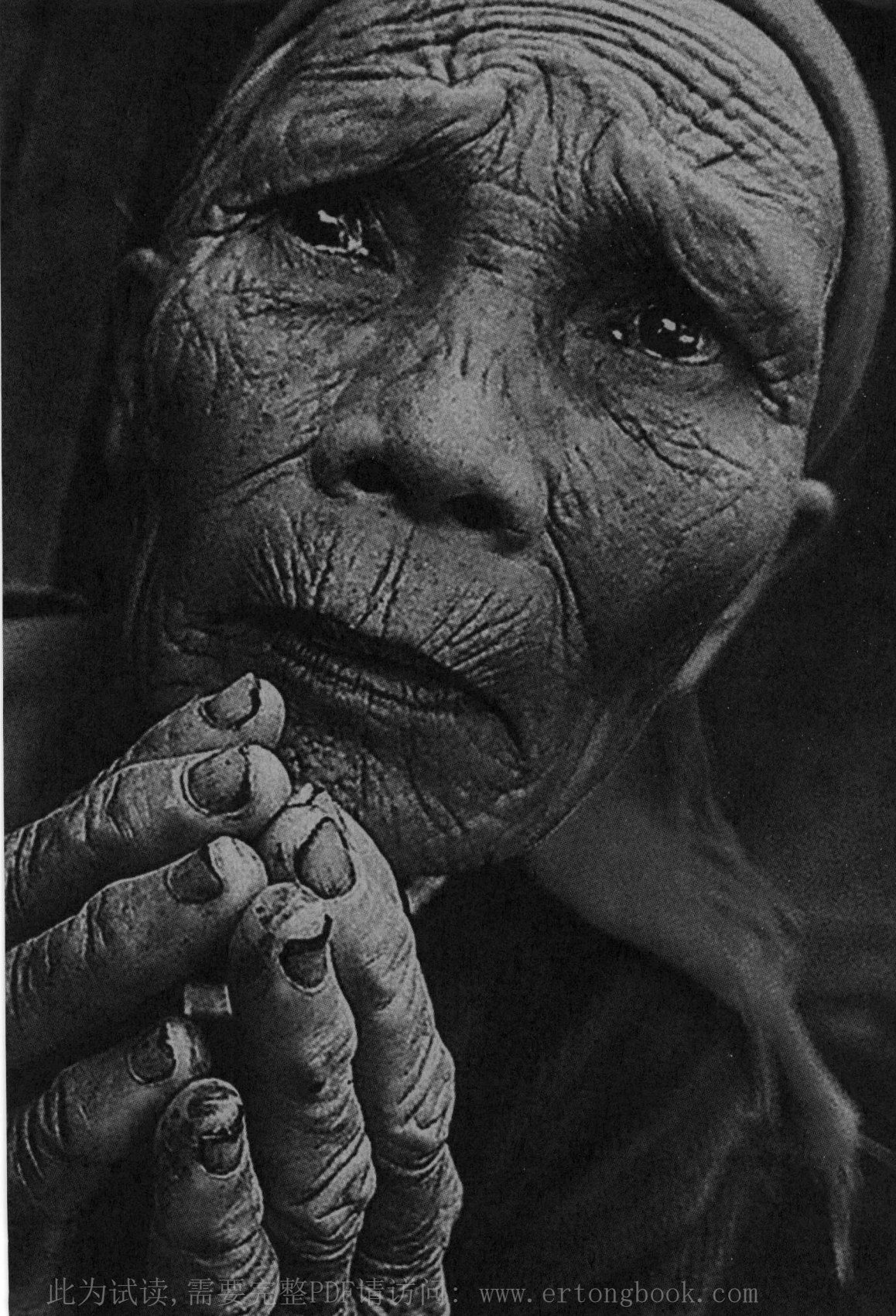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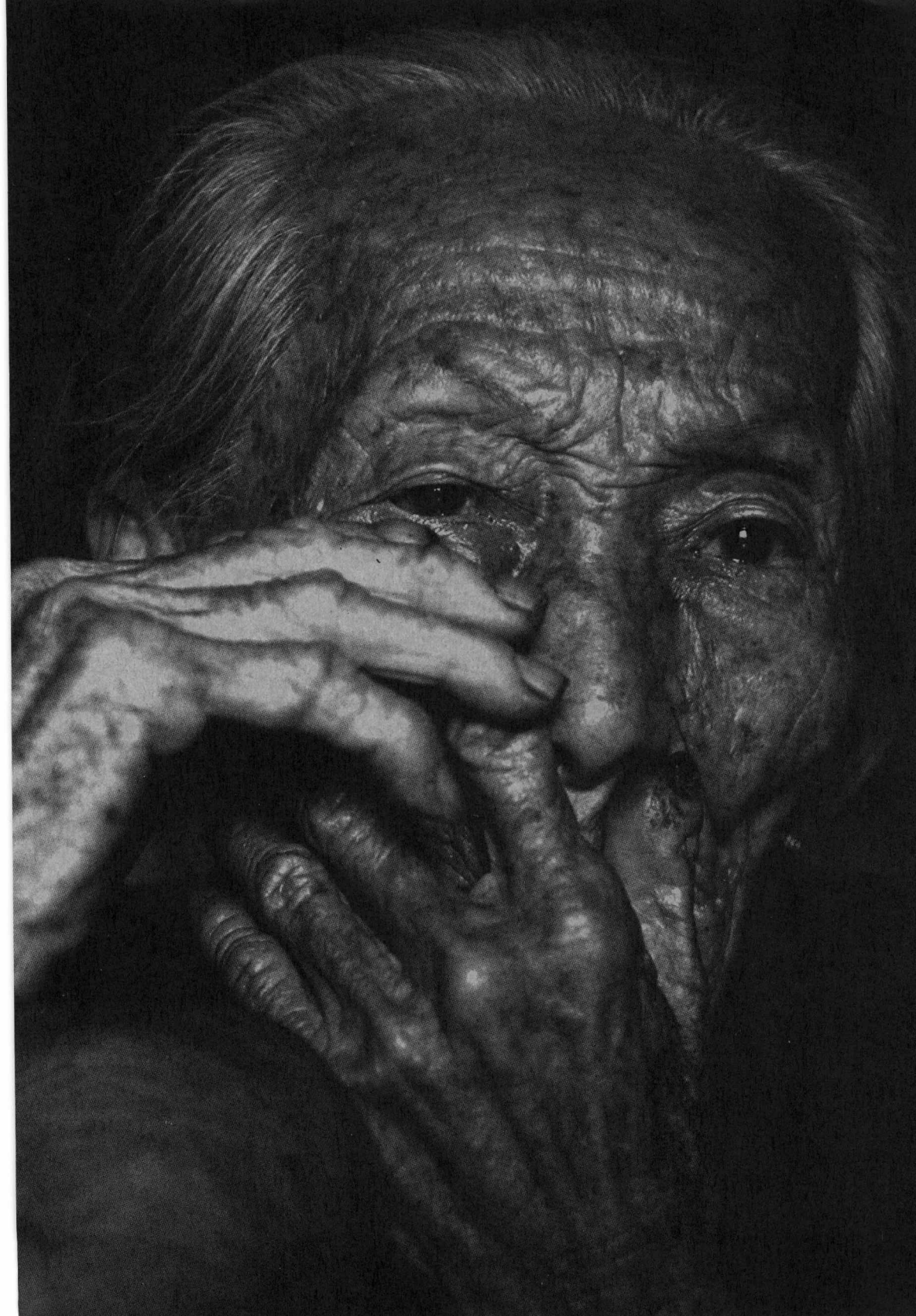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633-9

定 价 2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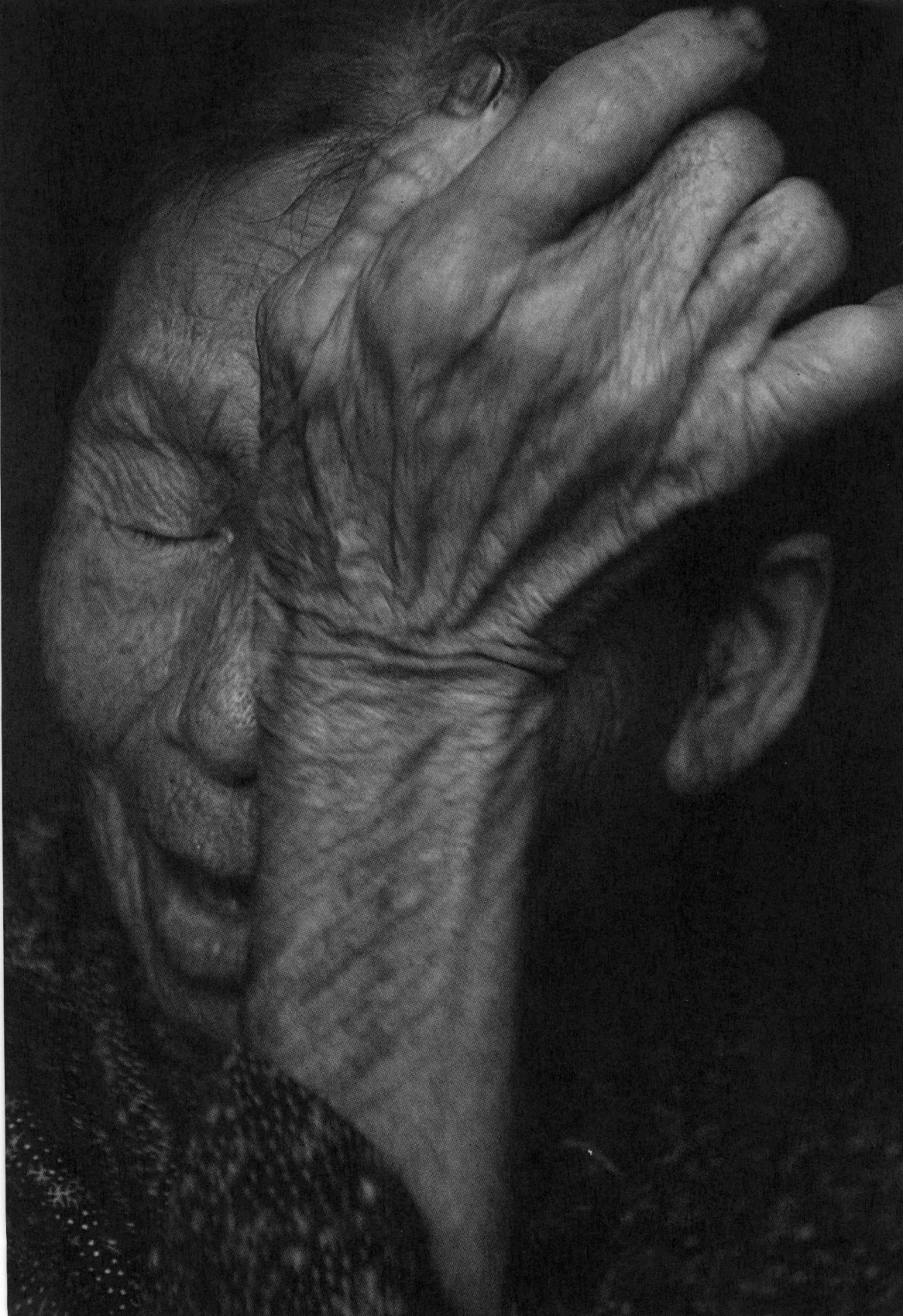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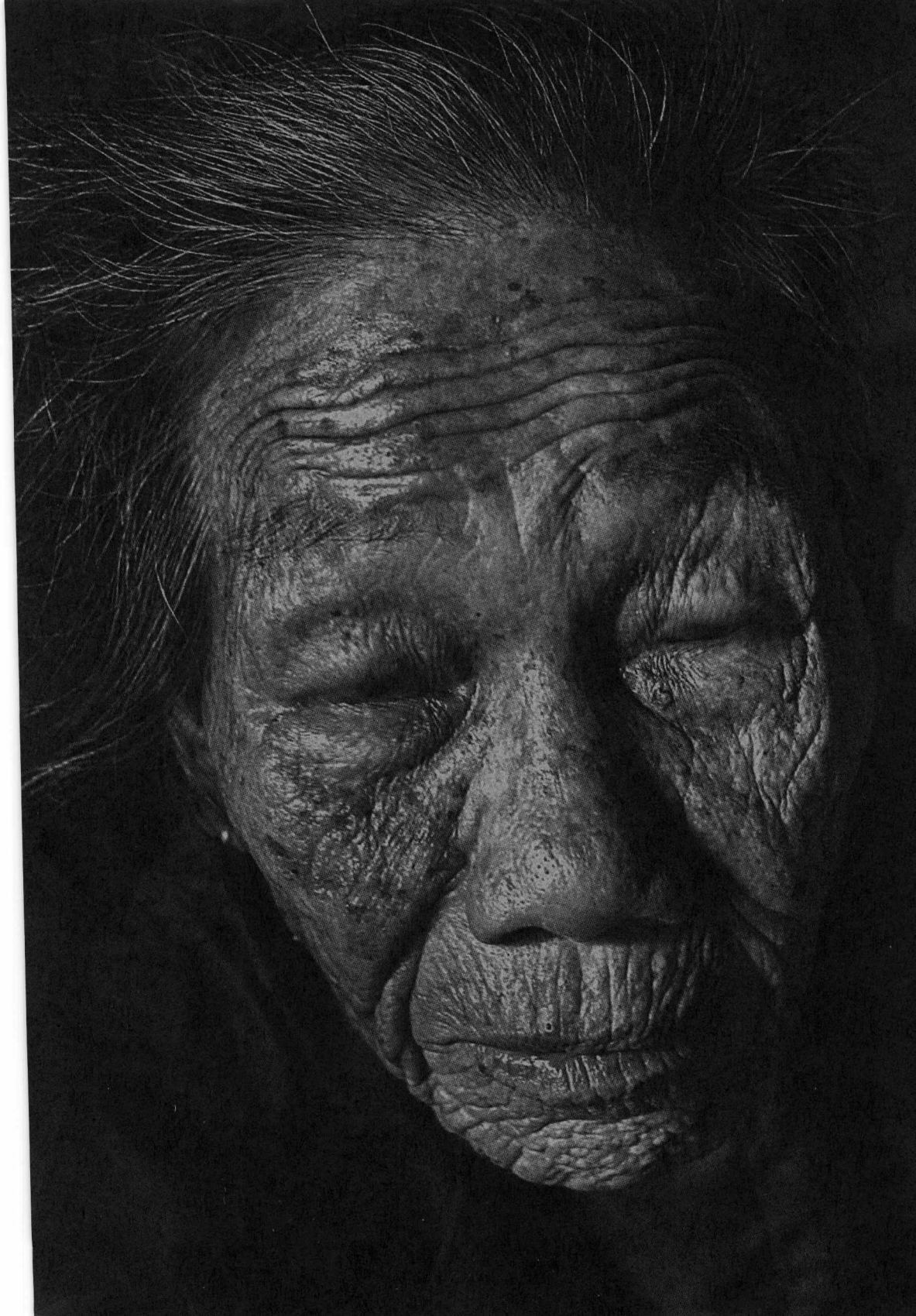












那年花开

在幽静清冷的墓地里，它肆意地开放着，却又怕冷似的，一朵一朵紧紧挨在一起，连成一片，覆盖着坟茔和坟茔之间的荒地，如一片片红色的云，又像是漫流的血。那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美丽。每片花瓣都在不顾一切地向上伸展，像是戳向天庭的咒语，又如朝着上苍的祷告，它带着一种妖冶、灾难、幻灭与死亡的不祥之美，它恍如隔世的色泽和清逸的身枝让人联想到飘忽的灵魂，或者不灭的哀吟。这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美丽。一种惊心动魄的美丽。

我在不安和惶恐中搜索着它的名字和它的所有信息。

彼岸花！

彼岸花，花开叶落，叶长花谢，花叶生生相错，永不相见；传说它是开在忘川河边的接引之花，是生长在黄泉路上惟一的植物，冥界惟一的花，它的花香有魔力，能引导人的灵魂，能唤起死者想起

生前的记忆；在黄泉之路上，大片大片的开着这花，因其红的似火，这路又被喻为“火照之路”，它是长长黄泉路上惟一的风景与色彩，灵魂就踏着这花的路，随着它的指引通向幽冥之狱。彼岸花，常常被种植在远离住处的墓地周边，因此也被称为“死人花”，或者“幽灵花”、“地狱花”……

在几天之后，我再次走进这片墓地。面对这疯狂的美丽，我很平静，我似乎明白它们为什么会这样不顾一切的呈现自己。这是一种被诅咒过花，是因为它的传说？还是因为它的美丽？它就像我要找的那个女人，那位已经静静地躺在厚厚黄土下的曾经无比美丽的的女人。我走入花丛，我触摸着它，有老乡提醒我，花有毒，摸花的手不能沾唇。我在彼岸花丛中走着，指尖滑过它们的面庞，它们很柔，也很凉……

看着这一丛丛的彼岸花，我仿佛看到了她们，那些当年花儿一样的她们，在那个灰暗冰冷的季节里，她们开放。最冷酷的春天，花儿，也要开放。

60多年前，当时13岁的侯二毛该是什么样子？那些从我身旁忽闪而过的女孩子的笑脸，总让我忍不住要去想这个问题。走在山路上，总觉得她就刚刚挎着篮子，低着头，从我的身边羞怯地走过；恍惚中也总能看到她就坐在溪边，洗衣，洗自己那一头乌黑的长发；而抬头远望时，又看见她正在对面的山坡上，放羊，唱着那支最最凄婉的歌……就这样，她的影子时时在我眼前，挥之不去，就像所有的山村女孩那样，她穿着土布红袄，扎着又长又粗的辫子，辫梢上插着花，一朵刚刚绽放的鲜艳欲滴的山花，她爱花，就像所有的山村女孩一样，爱花……

又是花开的季节，此时，山路两边的草丛里、峭崖上开满了花，我已遥望不见60年前的那个开花季节里，13岁的侯二毛那粗黑的辫子上插着的是哪种花，如今我只知道60多年前，在那个同样是开花的季节里，13岁的侯二毛、辫梢上插着花的侯二毛，就是从这条山路上、从这条两旁开满山花的山路上，和许多少女一起被日

本兵押着，进了兵营。当年，跌落在山路旁的那朵小花，是侯二毛辫梢上插过的最后一朵花。

在日军据点里，13岁的侯二毛每天都要遭受许多日本兵的种种折磨和侮辱。4个月后，13岁的侯二毛就被糟蹋得不行了，如一朵枯焉了的花。父亲卖了家里的所有财产，还借了债，把快咽气的女儿从日本兵的手里赎了回来。

这时，13岁的侯二毛，如一朵枯焉了的花般的侯二毛，肚子里已经怀上了日本兵的孩子。

为了打下女儿肚里的孩子，家人用木杠在她的肚子上擀，赶驴拽着她在山路上颠……家人想尽了各种办法，侯二毛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可孩子就是没有下来。母亲不想看着女儿被折磨死，就找来了村里的几位乡亲，问能不能等孩子生下后再做处置……乡亲们说无论如何不可让这孽种得见天日！后来，人们请了老医生，老医生把一剂烈药灌进了侯二毛的肚子里。据说，孩子在侯二毛的肚子里挣扎了两天两夜，侯二毛在炕上也挣扎了两天两夜，第三天，肚子里的孩子终于不再挣扎了，侯二毛也终于不再挣扎了，孩子终于死在了侯二毛的肚子里，侯二毛也终于死在了被她擂塌的土炕里。

村里人又请了铁匠，铁匠用一天的时间，打了三根铁钉，三根七寸长的铁钉，三根七寸长的铁钉被一根一根钉进了侯二毛的肚里，人们一边钉着，一边念叨：不能让鬼子的孽种出来祸害人，要让鬼子永世不得再生。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打听过许多位老人，想找到侯二毛的坟，村里也还有她的亲人，他们带着我，寻遍了村边的沟沟壑壑，60多年过去了，谁都已经说不清究竟哪一撮土里埋葬着侯二毛13岁的冤魂。那些个日日夜夜里，我总是在睡梦中，被砸向侯二毛身体的锤声惊醒，于是常常望着漆黑的夜空，整夜整夜无法入眠，就想：她还是孩子，家里不多的粗谷杂粮应该还没来得及把她喂养丰盈，她的身子一定还很单薄，皮肤很嫩，骨头也不坚硬，尖锐的铁钉轻易就能穿透她的身体，可为什么那锤声仍然那么沉重，经过

了60多年的隔音仍然那么扰人?每当耳边响起这锤声时,都好像有一根长长铁钉正在一点点穿透我的心。

当年关押过侯二毛的窑洞还在,一把锈迹斑斑的锁,锁着洞门,也锁着那段黑暗的历史,锁着那段黑暗历史里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和那段黑暗历史里太多已为人知的恐惧。院子里长满了荒草,也蓄满了阳光,不知这些阳光当年是不是也曾洒在过侯二毛的身上?如果60多年前这里也曾有过阳光,那么我想洒在侯二毛身体上的阳光,一定让她感到刀割般的疼,冰霜一样的凉。院子里的枣树挂满了枣,鲜红鲜红的枣无人采摘,落在树下的荒草间;这满地鲜红鲜红的枣,让人感觉那段历史就在眼前。

那些施暴的日本兵,那些还活着的当年施暴的日本兵,如今他们也该都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也该有了自己的儿孙,在他们的生命同样行将走向终点的今天,在他们每每和儿孙尽享天伦的时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偶尔想起这个树上结满了鲜红鲜红的枣的小院子,还有院子里的那个13岁的中国女孩?

钉入侯二毛身体的铁钉,辛酸而又无奈地表达了乡亲们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可侯二毛屈辱和仇恨的长钉该钉向哪里?其实每一个和侯二毛有着相似命运的慰安妇,死去的或活着的,她们的身体里都被钉入过长长的“铁钉”,死去的或许已不再疼,而活着的仍每时每刻疼得难忍。

就在侯二毛的身体被钉入铁钉的那个秋天,在与她相隔数千公里之外的南中国,另一位名叫杨阿布的姑娘正经历着与她相同的苦难:在遭受日本兵的多次凌辱后,杨阿布怀孕了,怀着身孕的杨阿布东跑西躲,最后不得不躲进深山。在原始的山林里杨阿布把孩子生了出来,但孩子在深山密林里很快夭折。为了继续逃避日军的凌辱,杨阿布一个人藏在深山里野人般偷偷地活着。杨阿布是当地最漂亮的姑娘,日本兵找不到她,就对甲长说:如果不把杨阿布送到据点来,就杀了村里的所有人。为了保住全村人的性命,甲长只好带着村里人到山里将杨阿布找了回来,全村人哭着把她交给

了日本兵……

但她活了下来。活了下来，不知这是她的幸运还是更大的不幸：从此，一场噩梦开始凶残地吞噬她的漫漫余生。

60多年后的一个夏日，在一场无边无际的风雨中，在距离埋葬侯二毛的那片黄土数千公里之外的一个僻静小村里，我找到了杨阿布。她就活在那个处处留着她痛苦记忆的潮湿的村庄里，活在那间壁上挂着发霉的雨迹的昏暗的小屋里，活在小屋里的那张铺着椰树叶、同时也铺满了屈辱的老床上，活在60多年前的某一天里……已经瘫痪在床的杨阿布，手中握着一把刀，刀很锋利，但她仍在不停地磨着，吃饭的时候她握着这把刀，睡着的时候她握着这把刀，这些年来她永远都握着刀，谁也不能拿开，她说她夜夜都梦到日本兵来抓她，没有刀，她怕……说这话时，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手中的刀在身前来回地晃……

椰林仍是那片椰林，小路仍是那条小路，茂密的椰树掩映着崎岖的小路，60年，时光从这里走远，时光又从未从这里走远，对于杨阿布来说，一切就是昨天，或者就是今天。

在当年横遭日军铁蹄践踏的城市，或者偏僻乡村，寻找。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说出这是怎样的一次寻找，是对已然远逝的历史的某个鲜为人知的细节的擦拭？还是对正在行进的仍然无法终结的一份现实苦难的注目？在这绵长的寻找中，心里一直揣着一份无法言说的巨大苦痛。从阳光明媚的海南，到山重水叠的云南，从天高土沃的山西、河北，再到风轻云淡的江苏、浙江、上海……当我站在阴暗而又破败的慰安所遗址里，当我一步步迈进当年日军精心营造的坚固而又阴森的炮楼，我似乎仍然能听得到慰安妇当年凄惨的哭喊……一次次去撩开隐藏在内心最最深处的黑暗记忆，一次次将那些生动的名字去对应一撮撮冰冷的泥土……我努力将自己所能寻找到的历史碎片慢慢拼合，60多年的岁月虽然没能抹去那场劫难所有的印痕，但时间却也削弱了那场劫难所应有的太多残酷的色彩。

在三亚椰树掩映的海滨大道旁，当年日军的碉堡仍趴在白色的沙滩上。不时有游人站到碉堡前留影，灰色的碉堡后面是鳞次栉比的三亚新城。就在三亚，还有海口，还有崖城，当年日军“慰安所”的遗址，已一处处悄然消失在楼群的背影里。碉堡上黑洞洞的枪孔沉默地盯着阳光下的每一个人，耳边有海风吹拂椰林时的轻叹，还有海浪抚摩沙滩时的低吟。

没有太多炎热和灼痛的感觉，那个漫长的夏季，给我的只有沉重而又阴晦的潮湿，湿漉漉的潮湿。浑身内外，晴天被汗水湿透，雨天则被汗水和雨水一起湿透。而在不停的奔走中，无论天的阴晴，我的内心则总是浸透在巨大的潮湿中，一种苦涩的泪水般的潮湿中。这种湿漉漉的感受一直延续到秋天，甚至一直延续到冬季，还有这个春天。

其实从两年前的那个春天开始，我就在筹划着这次采访，对这次采访的难度自认为有充分的准备，但一直到实施时，我才知道，这次采访的难度和内容远远超过了我的想像。在我进行这次采访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对那段历史了解得异常清楚。而现在，我总是不停地在问自己，在我了解得异常清楚的关于那段历史的年表和诸多名词的背后，到底还隐藏了些什么？除了熟知的那几部影视片中煽情而又苍白的一些画面外，对于那段历史，我到底又知道多少？

日本《广辞苑》对于慰安妇一词解释说：“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那是怎样的一种“安慰”？那又是怎样的一种“女人”？慰安妇实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慰安妇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及其军队强迫被占领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日本政府和军部直接策划、各地日军具体执行实施，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将大量中国、朝鲜、东南亚和欧美各国妇女强行征招到其占领地区普遍设立的合法强奸中心——慰安所，供给日军使用。

日军在亚洲最早设立的慰安所可以追溯到1931年，日本海

军在上海指定“大一沙龙”等4家日本娱乐场所为“慰安所”。此后,日军诱骗大量朝鲜妇女到中国(满洲)充当性奴隶。1932年1月,日本海军陆战队指定虹口的一些日本妓院作为海军慰安所;同年3月,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要求长崎县知事征集妓女组织慰安妇团,到上海设立慰安所;至1932年12月,在上海的日本海军慰安所已达17家。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尤其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后,日军在军队中有计划配备性奴隶。同年冬侵华日军的许多部队掳掠中国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同时日本华中派遣军也决定建立慰安所,要求日本关西妓业协同征集慰安妇。

1938年春,一批日侨经营的慰安所在上海江湾镇出现,同期日军在南京、扬州、杭州、厦门、九江、芜湖、武汉、张家口等地设立大量慰安所。1938年4月16日,日军驻南京各部与领事馆举行联席会议,专门研究慰安所问题;5月28日,日陆军省的教育总监颁布《战时服务提要》,要求“军队慰安所的卫生设施必须完备”;7月中旬,日军在汉口开设30家慰安所,慰安妇达300人左右;同年12月,日军开始在台中强征妇女去华南充当慰安妇……

经过多年的经营,日军在中国各占领地都设立了慰安所。据有关专家调查,当年仅上海一地的日军慰安所就达83个,海南岛62个,南京、武汉的慰安所也分别有60多个,日军在中国占领地的慰安所数量难以计数。随着日军在东南亚侵略战争的进行,日军在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也建立了大量军队慰安所。

由于日军在战败时大量销毁档案,目前要准确计算出慰安妇的总量已很难,但是,尽管如此,一些研究人员仍依据现有的资料,对慰安妇的数量作出了推断:在亚洲日本的殖民地、占领区和本土,慰安妇的总数在40万人以上,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为日军的性奴隶,日军慰安所遍及中国20多个省,中国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史上找不到第二例的男性对女性、尤其是对敌国及殖民地女性集体奴役、摧残的现象,这一现象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忍和暴虐。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违反人道、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政府犯罪行为。

日本实施的慰安妇制度是 20 世纪人类历史中最丑陋、最肮脏、最黑暗的一页,也是世界文明进程中最为耻辱的一段记忆。

当年被逼迫成为侵华日军性奴隶的 20 万中国妇女,大部分在战争结束前就已遭日军摧残而亡,而少数带着羞辱和痛苦含恨活着的,在经过漫长而又动荡的 60 多年后,其中又有大部分人离世,今天仍然活着的已为数很少,而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受害人至死都耻于向人说出自己的那段悲惨经历。那段历史究竟还能有多少细节为我们留下?有人说,对于痛苦的记忆,回顾一次,就等于重新经历一次。这些背负着沉重凄怆的记忆活到今天的老人,都已是 80 岁左右的高龄,面对她们,我常常不知该如何开口,不知该如何去问那些总让她们肝肠寸断的往事。真的,如果有可能,我愿永远不去叩碰这扇让她们疼痛了一辈子的记忆之门……

追思历史,不是要让人们永远活在仇恨的边缘。一个健康而成熟的文明,仇恨始终都不应成为人们思维的中心。50 多年前,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大法官梅汝璈先生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导致未来的灾祸。

慰安妇^①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里记录了数十位慰安妇的悲惨经历,以及她们因为那段经历而被改变了的人生。这数十位老人的悲惨经历,其实只是日军侵华期间所有慰安妇的一个缩影,她们的苦难,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苦难。而慰安妇代表的正是我

^①慰安妇是一个特定的词汇,它实质上是日本侵略者在二战期间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性侵犯性迫害的代名词。鉴于读者对这一词语的了解,本书在使用时未加引号。特此说明。